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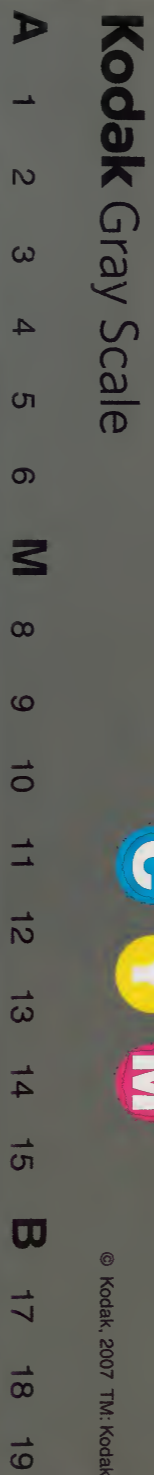
標註春秋左氏傳

大槻東陽編輯
七

					漢書門
○	一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
二	一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
冊數	10 (2)
函號	274	125



標註



春秋左傳卷十三成公盡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

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卻犇卻克從父兄弟夏季孫

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卻犇來聘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盱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

為姒穆姜宣公大夫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

生氏傳

卷十三

成公

大觀紙

生聲伯而出之言以穆姜言叔盱出之管子與管子姓名

聲伯之母叔盱之妻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

為姒

穆姜宣公大夫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

生二子謂一男一女

求婦於聲伯言為其子求婦

婦人曰云々此外妹

謂其夫之言不能

死亡言不與卻擊婦

不死亡矣二者吾不

能

亡之亡失也謂致為

人所奪

已音以又音紀

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管于奚之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子為魯大夫

卻擊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

亡言不與卻擊婦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

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

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仇敵也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

婦也傳言卻擊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卻擊

晉魯之君云々疏云

晉臣來盟于魯魯臣

往盟于晉俱是相要

其意一也但書來盟

則往盟包矣遣使為

輕君親為重

與首餘本亦作與

盟于郵周公與劉子

盟也 儷音侯

燕氏即狄莊公十九年
年叔王即狄

文子交盟晉晉之君其意一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

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伯與周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郵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前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

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

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卻劉子單子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蘇氏即

左氏傳

卷十三

成公

二

大規氏藏

不能於狄而奔衛謂
十年蘇氏不能事狄
狄人伐溫滅之勞
文公而賜之溫晉
文公功于王室故賜
之後及于言其
後卻至食溫地其
故溫卻氏之故地

不肯涉河秦伯見晉
侯先至懷疑不肯涉
河也

會所於地也約會之
所乃二國質信之始
始之不從從就也不
會所約之地是不就
信也
會晉侯云此晉楚
為成也于是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于宋
西門之外不書存中
國也瑣宜作瑣
天子無外謂無內外
也

凡晉楚云々林註上

左氏傳

卷卅三

成公

大觀氏藏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在僖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漆陽處必先食溫地而後

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

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

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茂成而使歸復命

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

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

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穎盟晉侯于河東史穎秦大夫

晉卻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

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

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瑣澤地關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關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書

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

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

楚大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四句是同惡下二句
是同好正義曰聘
禮執圭以通命執幣
以致享執聘享之幣
也備救凶患言備
力以救援之若有
害楚謂諸侯謀害楚
不協謂不和於衆者
不庭謂不來王者此
二事霸者之任也
林註旅報也隊失其
衆無能享國家之報
又守社稷曰祿狄
人間宋之盟言狄人
乘晉楚盟于宋之間
隙且泄盟謂泄前
日和好之盟正義
曰札仲尼燕居云兩

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
之狂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也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在王庭者有偷此盟明神殛之
也殛誅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
聽猶受也晉楚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諸侯以申成好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
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卻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而奏
樂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君相見入門而縣與
外堂而樂闌却特姓
曰賓入大門而奏肆
夏示易以敬也大抵
朝賓入門而奏樂聘
客則庭乃奏樂又
縣當在庭今地室而
縣將登金奏欲以驚
實耳實曰以下四
句正義曰飾辭辭樂
臣其驚走之意兩
君相見云々札兩君
相見入門縣與金賓
入門亦作樂兩君
相見謂戰也皆禮
之以一矢言若晉楚
相責義而以一矢相
加遺何福之為言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也貺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且實主以
明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
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於於是
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儉有體薦設几而不
而不食所宴則折飢共儉以行禮而
以訓共儉相與共食

豈得謂之天之禍乎
 禮薦注在宣十六年
 折俎注同上
 朝直送交徐云朝且
 之朝正義曰且見君
 謂之朝父見君謂之
 夕百官承事皆朝朝
 而莫不及 趙居說
 反 正義曰言公侯
 與武夫設共儉慈惠
 之札與人扞難而已
 不侵伐他國也馬註
 按詩注于肩也以扞
 外城以衛內作商項
 說 冒莫報反
 林註自制其腹心之
 欲非以縱心腹之欲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
 結好鄰國所故詩云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
 以敵扞其民故詩云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之風趙
 趙武貌下扞也言公侯及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
 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
 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扞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
 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天下有
 能念德八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至敢不從言已來於
 此敢不從也
 范文子士燮
 吾死無日矣夫謂必
 先將戰也

正義叙例曰乞師深
 求過理之辭執謙以
 通成其計蓋言名或
 容辭說言公則不得
 不與也

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武夫以為已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
 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鄢十
 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晉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
 乞師師因朝至三月公如京師師因朝至夏五月公自京
 師遂會晉侯齊公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

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惰奔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

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

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遂從云々傳明晉厲公不與朝

欲賜謂欲王賜已

正義曰幹以樹木為喻基以瑤屋為前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河局耳馮云按此只頂不敬說

成子云々成子成肅公也周將出兵故祭也

劉子劉康公正義曰天地之中謂

中和之氣也劉成云命者真也言其生育

之性得之于冥兆也

林注君子小人以位

而言

林注致敬之道在養

其神明之舍敦篤之

道在守其本然之業

神之大節謂事神之

大節其不及乎言

其不得反乎速一

大計反晉侯云々

十一年晉秦盟于令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

賑神之大節也交神之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情則失中

和之其不及乎為成肅公卒于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

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益口實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

孤口宜已命辨誤
 云此必貽書與秦也
 戮音六正義曰孔安
 國以戮力為陳力猶
 言勉力努力耳
 無祿謂晉無福祿薛
 命謙辭註即世平
 也在僖九年
 不能成大勳不能秦
 使晉為大功也
 亦悔于厥心謂既而
 亦悔伐晉用集我
 文公謂納我文公於
 晉援音惠晉也
 林注諸侯朝秦無所
 考想當此時必有往
 朝于秦者因文公之
 手怒晉之疆場謂

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夫人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舉所待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之師僖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革行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
 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

秦師克還無害言秦
 得全師而還無有亂
 亡之害
 文公即世在僖三十
 二年
 正義曰輕蔑文公以
 為死無知矣謂殺公
 寡弱而陵忽之迭
 一音迭與軌通侵突
 也奸絕我好言好
 絕和好使
 撓乃卯許高二反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諸
 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而討秦時無諸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
 西也造成也言晉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也寡弱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謂之費滑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勳納文公而懼杜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
 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

秦使闕克云夕初闕克因于秦秦有一敗使闕克歸求成會楚殺成王故謀不成也

康靈秦康公晉靈公

正義秋蟲云食披蟲食節賊

林法黃河千里而一曲河曲晉地涑息錄及又音速王官羈馬皆地名東道之不連音東道諸侯不與秦通及君之嗣也林云在宣五年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闕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

年楚殺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穆襄即位

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

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發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發賊食不稼蟲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

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

不復東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

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郛夷我農功

夷傷劉皆我邊垂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

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而欲微福于先君獻

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

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

稱君君又不祥也祥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

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李隱廣谷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

箕郛二邑名

度劉正義重言殺者亦圖文耳

同好并惡言結和好棄前惡

景公即世林云在十年

君又不祥言君亦賄不善之心

正義曰赤狄之女由白狄以納文公故得

以白狄為昏姻白狄與秦同居西方雍

皇天上帝林注以功用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此秦來於楚與楚盟也楚告之我不穀云々自此至不穀楚王言也諸侯云々呂相述之也雖就寡人親就於晉也寡人帥以聽命言晉帥諸侯伐秦以聽和戰之命

公文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

正義曰佞非善事而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為愚敏捷是惡佞為善敏捷是善佞馮云按此亦曲說敏于善安得目之以佞蓋時人以佞為賢不佞猶謙言不才耳寡人不佞云々言當以諸侯兵突秦大敵齊圖利之謂圖度其利害而行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共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也微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謬秦故傳據此三車以正秦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士燮將上軍庚代荀郤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荀荀瑩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郤至佐之代趙郤毅御戎藥鉞為右郤毅郤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

正義曰商鞅定秦爵
 二十一為公士二上
 造三蕃裏四不更五
 大夫六公大夫七官
 大夫八公乘九五大
 夫十左庶長十一庶
 長十二左更十三中
 更十四右更十五少
 上造十六大上造十
 七駟車庶長十八大
 車庶長十九關大侯
 二十徹侯 麗力馳
 反一近五家反 六
 月丁卯句夜句 不
 能句 馮注因大宮
 不能入還地軍于鄭

有大功帥軍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
 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
 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
 漏傳文
 獨存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
 出安定東南經扶風
 京北高陸縣入渭也 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既戰
 故師還過之麻隧 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六
 侯麗新楚皆秦地
 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相廟十年班出奔許反軍
 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而

國之市也林注自訾
 疑非
 林注子駟既盟國人
 遂從公子班之師于
 市而盡焚燒其市
 駟武邲反
 使公子負芻守曹
 宣公卒于師故使負
 芻守國
 乃反而致其邑謂不
 食其錄
 梁丘公平黎比公齊
 州立

盡焚之也焚燒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
 叔子如子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知子駟子 曹伯之喪二子皆曹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宣公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 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
 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二十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

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如如齊迎

林注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妻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衛定公卒子獻公行立秦桓公卒子景公立

先君宗卿之嗣也正義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不許將亡言若不許晉怒見伐將有滅亡

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

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進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

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

之禍 傲慢不敬 省察也

兕辭姊及 饋古饋 反 饋音蚪 正義

周札小胥戰云饋其不敬者韓詩說饋五外廓也君子有過廓然明著 萬福來求

言我虫無意於求福而福來而求已 稱族經稱叔孫是稱族也

叔申即公孫申 封疆也猶所領也 婦姜氏婦者有姑之稱

苦成叔成叔 郟 寧惠子相 相佐禮惠子 寧登苦成叔傲寧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亨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饋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饋然不用以兕角 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情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為十七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

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

其郟也郟 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

得定其封疆今許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春秋之稱謂稱記事也。志而晦謂記事而言隱。汗憂于反。婉而成章言婉曲而成文與杜註異。

息止也。內如字徐音納不納酌飲言痛憤不納一酌飲夫賤者之稱暴妾使余是也暴虐使余如婢妾見襄十四年。

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辭微而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盡而不汗。直謂言其事盡其事

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惠子立敬姬之子衍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姬定公妾衍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

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也嗚呼

縛市衛反一音專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主杜掇。縛行之大母弟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寶器盡寶諸戚。寘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齊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

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

及民歸之。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盟以同楚

及民歸之。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盟以同楚

林注特書晉侯討有罪也。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林注此蕩澤林國以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司之辭也

黜音秋 林注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林注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

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

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

其大夫山不書氏明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緡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

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許遷于葉許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以執馮云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子臧曹公子臧也林注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無可無不可正義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非吾節也謂庶子不當立

老矣謂告老致仕也

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

執某侯稱人示衆既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

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

卒為下朱亂起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

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婦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暴隧鄭地 鄭子罕
侵楚報伐也

蕩澤蕩意諸之子

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庸用也背盟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
也年晉敗楚於鄆陵傳於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
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
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朱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
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華元曰我為右
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

敢賴寵乎言敢竊賴
其寵乎
戴族也戴公之子孫

雖許之討言許之
討蕩澤之罪
林注恐國人怨桓公
逐華元遂滅其族也
成音恤無祀於宗
也若華元不還國人
必怨桓氏將有滅亡
之禍請討林注華
元請討蕩澤魚石許
之
必偏謂必偏存而不
盡也

澤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

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

免宋右師討猶有成枉向成桓公會孫言桓氏雖

亡必偏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

子山即蕩澤

若不我納言若不欲納我等登丘而望之則馳謂果馳歸則馳絕句
開門登陲守之也
獨魚石告林注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裔以制反

使攻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
寔故去族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以示其罪
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逐則決睢滋決壞也閉門登陲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晉三世孫

林注三郤卻錡卻至卻筆害疾也
害伯宗害已也如其賢也
天地之紀也言天地間之綱紀也驟數也
盜憎主人言主財之人非得罪於盜賊盜賊每憎妬之民惡其上言在上之人非得罪於下民每毀惡之
兩如字公羊傳云兩而水冰也周正月今之仲冬記寒甚之過節度也
文公平成公原之

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夏四節冰封著樹
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公子

厲於新友

也子罕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

師將伐鄭厲欒黶子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

隨不見公諱者恥輕於執此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自京

師為晉侯所救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苦丘苦丘晉地舍

林注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莒音條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知以

歸令行父無罪被執宜稱行人否若則行

父從公伐鄭在軍被執非使人也

刺水又作刺七賜反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此至自伐鄭也而以會害致是史異文也

取於周禮三刺之法周禮秋官司刺掌三

刺一訊群吏二訊群臣三訊萬民刺訊火

殺公子成楚大夫鄭叛晉受楚之田故

也鉏狂魚反為七樂反一音酌陂彼宜

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

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晉許魯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乙酉刺公子偃魯

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求之

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使伐宋將鉏樂

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退舍於夫渠不

晉可以逞言諸侯皆
 叛則厲公將或懼而
 偷德乃晉可以逞其
 志可立侯也若獨
 鄭一國叛晉則晉國
 之憂可立而侯也
 吾世謂執政時也
 正義曰國語欒武子
 將中軍范文子將下
 軍與此异者彼分中
 軍為三將將上兩佐
 將下也正義三年
 作六軍其新三軍將
 佐死亡不復存唯韓
 厥在耳郤至佐新軍
 不言上下是新軍唯
 餘皆罷

微宋師不鄭人覆之敗諸為陵獲將鉅樂懼宋恃
 勝也為陵夫渠為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雍丘縣西北
 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郤錡
 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營居守荀營下軍
 韓代趙旃將新軍
 新上下軍罷矣
 郤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將左將左軍也
 師其何如問楚師此
 行勝敗如何也
 詳以事神詳與祥通
 事神得休祥者誠敬
 之所致也義以建
 刑謂由義以興利也
 民生厚而德正以下
 乃六事之驗民生謂
 民之生計也
 用利而事節言用利
 則行事有節群生
 得所數言不入汚池
 斧斤以時之意周
 旋猶舉動也
 各知其極極中也謂

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早讓有禮故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
 夫與往非使也
 為先焉張木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將
 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
 在申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用利
 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群生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

所率據也 莫匪爾
極言上之所導下準
據之 民生敦老和
同以聽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讓生於有
餘爭生於不足民生
厚大則和同以聽上
命 義不建利言脩
好諸侯是義也與諸
侯和好則兵革不與
是建利也 齊盟齊
一之盟也 而食話
言食消也消失無相
加我之語言也 民
不知信信從命也
人恤所底人憂禍
之將至也 其誰致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之立其衆民無不得
中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孰履和同以聽
敦厚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不施而外絕其
好義不建利濟齊盟事不詳而食話言言信不奸時以動不
順時周四月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志不思不整喪列志

死言誰致死以戰乎
楚懼不可用也言將
士皆不可用於戰也
可以舒憂庶或君臣
修首可以緩晉國之
憂 合諸侯謂為盟
主也 以遺能者言
以待殺之能者 多
矣猶言優也
惠公不振旅師入曰
振旅時惠公為秦所
獲故不待帶師先
軫不反命先軫死於
敵也 荀伯不復從
荀伯為楚所敗逃走
不復就故道 從子
容反或如字 子亦
云云言子亦親見其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
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
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
敗也在信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
十五年信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恥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楚皆

三役事矣子孫將弱言晉國之子孫將衰弱驕亢云々言外國既服則必生驕侈心故云內憂以爲外懼言以楚爲外懼則不至主驕侈心歷晉軍言迫晉兵而陳句故害反林注爲楚所壓戰地迫狹故自塞井夷以爲戰地又不可出陣故待陳于軍中行首陳行之前也

窳勑彤反孫云亦輕也陳不違晦林註以上五句爲五間下四句爲第六間按第六間當指在陳而蓋以下乃複說也音奮不必良上文文王本良精銳也音擔樓也音而爲行也行陳列也不安下車也聽誓聽元帥之誓也左右皆下矣疏云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

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憂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車而陳歷晉軍言迫晉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子曰塞井夷未備而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

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晦月終故云家在陳而蹶蹶喧合而加蹶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奮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夷而爲行也夷平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

左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左右皆下則唯御者持軍不下耳賁扶云及皆曰國士在皆曰晉侯左右皆曰也國士存伯州犁也王族而已言中軍之外非良左右注族而已良謂精兵也馮詒按服虔以此文在州犁賁皇之下蓋州犁言晉疆賁皇言楚疆故云皆也正義據下分良萃平之文以駁之太拘賊子六反捕正曰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曰明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伯鬼神伯州犁以公平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敖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

夷于南將是也復一陽浸長至于乾有南國蹇之象皆左右相違於渚言或左行或右行以相違於泥樂鍼樂書之子樂范樂書士樂焉得專之言身既為大任而復將為御故曰專冒會冒也

陸註欺許言反捧殺舉之則公掀起也一云引也胡根反又丘近反躡在尊反養由基楚善射者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渚於前渚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渚違辟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右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於渚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君在前故子名其父大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渚掀舉癸巳潘廷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廷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呂錡晉大夫

伏殺於弓衣而死也。見楚子必下謂卻至必下車為祭。工尹襄方事之。殷也。使襄遺弓而問也。事之殷謂戰醉之時也。韎莫拜及跗方于反袴苦故反。

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言有以赤皮為跗注者。極君子人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腰以下。而注於脚。跗跗足版上也。莊子。沒足濡跗是也。見容客謂工尹襄。以君之靈。以楚君之威。賜命。言本當拜命也。擡伊志及馮註。晉宋義註。賈人待賤人。賤人拜賈人。擡擡揖也。灑戶。昏戶本二反。不在馬。謂心不馬也。翰音。韓翰。五嫁反。謀略之疏云。此欲令謀迎則非一人。輅迎。

左氏傳

卷十三

大見氏載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跗注。

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聞猶也。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令擡。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

左氏傳

卷十三

大見氏載

成公 廿一

也當命迎之 倂以下軍
下謂執鄭伯以下軍
石首鄭伯之御
唐苟鄭伯之車否
我不如子言與子之
任不同

為國故言死藝之
命則不須射而此
為國事也
發音探 盡瘞期
無虛發 搏人以投
言以手搏倒晉人取
其人投之
請請晉疾也

後登其車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弣中熒戰在開

年唐苟謂石首曰子枉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也意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

與車右不同故首當 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

再發盡瘞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

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茂為卻至見欒鍼見子重

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今兩國

治戒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之好整 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牙

御侍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也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

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也

日往日也 問晉國
之勇問以何為勇
好以衆整答以善整
軍衆為勇
好以暇言重為遠之
間善閑暇以為勇

極苦臘及飲器也
補正識記也謂其能
記往日之言林註識
禮非

服虔云金創為夷
卒乘車乘之徒卒

唯命是聽言唯軍令是聽以上子反之命

今。狗曰。狗告於軍中也。

王聞之。楚王聞楚囚。歸告晉之謀也。

豎未冠者。天敗楚也。天句。余不可以待。謂不可坐待其敗也。何以及此。言有戰勝之功。

子無以為過言今日之敗不穀在軍。自主兵非子之罪也。初。隕師徒者。初子王之隕師徒也。自殺。盍圖之。謂爾亦當自殺。終二卿相惡。前卻至言。楚二卿相惡。今。果子重使子反自殺。有之。有自殺之事也。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大夫命子重。側子反。名言。今。大夫命我。豈敢以子之命。不為義乎。戰之日。謂戰于鄆陵之。壞戶怪及徐云。懷宣伯。叔孫僑如。室。

左氏傳

展車馬也。展陳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

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也。蒐。閱也。秣。馬利兵也。脩。陳也。

固列也。固。堅也。蓐。食申禱也。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也。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也。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也。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狂。謂子玉敗城濮。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誓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子王引過。亦所。臣之平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謂子王之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固。子。高。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壞。魯邑。齊衛皆後。非。獨。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

卷十三

成公

三

大觀

謂家室財物
將行公將行于晉師
姜怒包

卷十三

九

指之指二公子也
女不可言汝不聽我
命申官做備公恐
廢已而立庶弟故也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
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庶弟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墮申
官做備申勅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使孟獻
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宣伯使
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卻犢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取貨
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晉晉侯不見公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國人曰若之何

曹貞屬殺太子而自
立子臧以為不義將
亡國人皆將從
所謂憂未息補正曰
謂君薨太子幾

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而又討我寡君
前年晉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
泯曹也泯滅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
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
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也遺失以

君唯不遺德刑德以
柔服刑以伐叛豈
獨遺諸敝邑言豈
遺失我曹國乎為
曹伯歸云々凡諸侯
放執及歸或名或否
皆從告辭尹武公
周卿士申守而行
言又申守做備而行

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七
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子叔聲伯使叔孫

左氏傳

卷十三

成公

廿四

大觀

卷十三
七

請逆于晉師晉兵寡
不敢過鄭故請晉師
來逆也為食於鄭
郊聲伯為豹為食于
郊也

晉軍之謂夜攻諸侯
之軍

晉侯謂云々晉侯謂
曹人曰若子臧及國
吾即歸汝君時曹伯
被執在周也盡致
其邑馮注十三年已
致其邑故此曰盡致

卿卿也

寧事齊楚云々言假
使事齊楚有亡必勿
事晉

不然歸必叛矣言若
不殺行父行父歸魯
必叛晉矣
待于鄆待晉命也
仲孫蔑孟獻子
止執也

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遂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

田熒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

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

反吾歸而君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遷

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卻犇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

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若去蔑與行父是

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十五
見文

而惠微周公之福惠
如惠於魯也微福晉
求福也惠周公之後
是微福也微求也
密邇仇讎齊楚晉之
仇讎也

為子請邑言欲為聲
伯請益祿邑嬰齊
聲伯名敢介大國
以求厚焉言敢因借
大國之勢以求私邑
自厚乎

大奔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奔而惠微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齊楚謂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犇曰吾為子
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也承奉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
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下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奔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圖之思之也

出叔孫僑如出逐也
特成公未第今國人
逐之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
之豹僑如之弟先奔
在齊召之為叔孫氏
之後
不可以再罪矣既濟
于樓姜而得罪於魯
不可再得罪於齊
下間開創之問讀者
或如字

私不受郤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郤犇盟于
寔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召叔孫豹于
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
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
靈公母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僑如曰不可以再
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晉侯使郤至獻楚捷

正義曰數々自稱其功
正義曰此時來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盈佐之卻擊將新軍卻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夏書云々補正今五子之歌所以明怨咎林注為明年晉殺三卻傳

同盟于柯陵林注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獲俱縛反
定公平宜公慳立
處起居反

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伐功單子語諸大夫

曰温季其亡乎温季位於七人之下位在新軍而求

掩其上掩稱已之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

亂何以枉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後

也不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卻至顯

怨咎以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夏公

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一卿會之晉為六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臨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齊高

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齊鄭猶未服十有一月公

至自代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十一月無

也貍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矍且卒

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

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

戲許宜反

林注祝犬祝宗宗人

祝之又反正義曰

何休膏肓以為人生

有三命有壽命以保

復有隨命以督行有

遺命以摘暴未聞死

可折也故社以為因

禱自裁

士燮即范文子因

禱自裁言以祈為名

實自救也

正義釋官云官中街

謂之壺街門謂之閔

孫炎云街舍間道也

李巡云閔街頭門也

謂之謂之令改也

馮注故又不出所以

激怒夫人夫人即

聲孟子也

索所百反

知之與知也

齊人來召齊人來于

魯召之也為施孝

叔臣為家臣也匡句

須吉匡句須亦施氏

之家臣也卜告吉

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

水前年鄭晉范文子反自鄆陵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宗祝

祈禱者祭祀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

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

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責也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無

牽鮑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家宰馮注家記作冢

補正非之亦誤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言句須以宰讓鮑國

而致邑於施氏不受

鮑莊子鮑牽也

沮音桓慮力於反
瑰古回反舍戶暗及
從而歌之就與已瓊
瑰人而歌也

卷十三

十一

家宰トシテ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

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冬諸侯伐鄭前夏未

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得志故十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

侯還不書圍畏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

為瓊瑰盈其懷或與己瓊瑰食之從而歌之曰濟洹之

懼句以為不祥故懼

今衆繁云々声伯初

謂夢凶在已懼不敢

占今衆多人從我過

三年矣我至今無恙

災散在衆人故云無

傷莫與善通國

佐即國武子

以難請而歸以高鮑

之難請也

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

此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

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齊侯使崔杼為大

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

之故殺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

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

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嬖

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十九

見左傳

林注自鄢陵後愈
驕侈也 終如士燮
言范文子因初自殺
是也

執而拏之 拏手械也
郤犇執長魚矯
既句

欲廢之 來書欲廢郤
氏也

告公晉厲公
此必敗郤氏且曰此
役晉必敗 郤犇將
新軍乞師言十六年
郤犇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是也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宜八年而騃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騃於厲公郤犇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拏之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繫之既矯亦騃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郤陵戰樂書欲回擊郤至
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郤陵
戰晉
因公子茂
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
之師與軍帥之不具
也曰此必敗荀營佐下軍居守郤犇
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
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

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
子問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也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樂書使

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也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
婦人而後卿佐

郤至奉冢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

之公曰李子欺余李子郤至公反以
為郤至奪孟張冢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敵
公室

多怨有庸計多怨者
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正義世家云晉襄公
少子捷不得立号為
桓叔桓叔生惠伯談
談生悼公周
孟嘗使諸周而察之
時孫周在周
來晉使孫周見之言
齊晉私使人令孫周
見郤至 林注田獵
之礼尊者先殺
季子欺余言公以為
冢本孟張所獲而郤
至殺之奪以為己之
所獲是欺余也將
作難所謂欲盡去諸
大夫是也 必先三
郤去諸大夫必先去
三郤 族大多怨言

左氏傳

卷十三

卷十三

成公 三十

左氏傳

卷十三

卷十三

郤氏族盛大而人多怨之庸切也
馮注言己與死君亦為吾所危林注言與無功而死厲公亦必危亡非馮注無與即多怨徒死無益言俱死云々俱不免死何必多取怨答其謂君何其何以貴君乎言無如之何也吾死後矣言若我有罪而見殺吾之死已晚矣欲安欲安其位也 有党云々大焉言既有私党而與君爭敵其為罪孰大于此 林注偽若二

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答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白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騷人抽戈結柱柱檠裳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

人將訟曲直于郤氏者

矯及諸其車長魚矯追及郤氏車也甲甲士也

不忍益也言一旦而陳三卿尸余不忍又益以乘范二卿也軌亦作兗

林注不施德于三郤而遽殺之不可謂御姦之德乘范偏君而不能討不可謂御軌

卷十三 成公 三十一 規氏載

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欒苦成叔郤欒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其畏當為藏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朝尸於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遠御軌以刑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

之刑大夫無辱言大夫勿以為辱鍾生駁社云無辱是特命套語即若今所謂不勞之意杜註恐非

召士甸二子召甸助也也孟姬即莊姬補正晉語注曰違兵難卒存趙氏一說違遠兵害以無所備也也殺者牛莫之敢尸言殺者牛尚憚為之主也

道音導駕一音加恃吳舒庸恃吳也民不与郤氏言民多怨郤氏故不与者衆而三郤死云々言以國討例晉殺其大夫

厲公弑悼公周立

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之故云辱皆再拜誓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也畜養也違去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党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

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氏胥童道亂宜其為戮國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今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君無適齊殺其大夫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以惡入也言楚納魚石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遷也

虛起居反打他丁反

正義周礼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其葬礼亦當如之

左傳

卷之三

左傳

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

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丁

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

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盈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

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所以能自固

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

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菽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

癡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

立而不從言立君而不從其命用我今日言二三子用我之命令立我爲君在子今日否亦今日言不用我之命令則不必立我爲君亦在今日共恭恭敬也夷羊五即夷陽五

林注故字爲屬上句杜注屬下句姑從之

卷之三

左傳

正義王士官也官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召入與語殺之華姓免名逃猶伏也幸命專殺言棄會伐邾之君命而先歸專殺慶克

屬公殺絕言被殺而嗣絕也馮注施所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下八句註作二項不確振廢滯謂振起廢業困滯之人

乘騶乘春子使訓卿之云及弟音慎公族大夫我掌教為景公太傅范武子止會也為景公太傅作執秋之法使淫濁修之

為右右戎車之右共時之使共讀為供使使令也卿無共御言諸卿為戎帥者皆無共御之官此是

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

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

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木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

明言其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

弱王湫奔萊秋國佐弟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

皆慶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二及不祀

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厲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

居長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通責逮

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之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

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士會子頡魏頡子武趙朔子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

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

景公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辛將右行因大傅

獻公司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乘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

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願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

卷十一 成公 三十四 見氏歲

恒有定員掌其御
今始省之
振之兼攝也
候奄
主在候官

群駒主駕之官謂主
駕車以供御者畢輒
脫六駟六閑云々
按周禮諸侯有六閑
良馬三乘為阜車
趣馬三阜為繫繫一
馭夫六繫為殿殿一
僕夫天子有十二閑
諸侯六閑
正義曰若文人為武
武人為文則違方易

務不能守其我矣
皆民譽也言皆民之
所稱譽者也 舉不
失我謂所舉得其人
官不易方言各安其
位守其業若以武人
為文官以文人為文
官則不能其業是易
方也 故不偏師言
旅之師不敢偏其師
之官也 正義曰天
子既衰諸侯無主疆
者即當霸業數無定
期而何休以霸不遇
五不許悼公為霸鄉
曲之學足以愈人
楚子辛楚大夫

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御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子也 張老為候奄鐸遏
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藉談父為 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群駒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

乘車尚禮容故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則知群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

無相踰易量德授義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

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 公如晉朝嗣君也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

城朝邾城郕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馬五子以十五年出奔 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惡其依阻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

入謂本無位 復其位曰復歸亦國 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

與吾同惡以德於我言叛國之臣天下所同惡也若楚人與我同惡魚石等以施德於我 不然謂不與我同惡也 救吾憎我我河憎謂救魚石等也 贊佐也問如字又去聲 崇諸侯云々崇訓長崇獎之是長也也 逞姦而擄取逞快也逞姦謂封魚石等也諸侯見楚助賊則諸侯之服從楚者皆離矣 庸切也

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擄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

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彭城為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註不指其所 陸法言平日事晉正為今日秋恤宋耳否則何為事之 勞公勞朝晉而師也 正義曰詩載饗餼不徹祭也見于我二 是疾行之名 平公十三年 老佐率焉卒于師也 即位宣公即位也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注僖二十八年晉文公亦

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徹張本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率焉言所築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圍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入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平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關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

以欲宋始事以敗楚遂成數世之伯欲求得人欲求得人之從已也言求諸侯服從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言無失班爵之序而加恭敬於其使者

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三

襄公在位三十一年

春秋左氏傳卷十四盡九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

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王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

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荊子晉侯使荀盩來聘冬者十月

林注谷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簡王崩子靈王立

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九年

初也王崩起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城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

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

與其專邑叛君故謂之宋志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

且不登叛人也言彭城為楚所取猶繫之宋不成叛人也

瓠戶故反

不書非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

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曹晉師自

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郟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

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厥為韓秋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燕

鄰縣東北有大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事

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

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焦如字一在堯反

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大國聘焉言大國使卿聘之補闕謂補闕失之事

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九年 大國聘焉 補闕禮之大

姜氏襄公嫡母也
論古困及成公卒子
僖公髡頑立

陸注齊如字謚法執
心克莊曰齊正義
曰葬而稱謚札之常
也晉申生母齊姜齊
女姜氏彼非謚也故
此須明之

正與子萊大夫

為靈也言用兵國之
大事而進退係於寺
人之口君子是以知
行之亦諡

取以葬葬齊姜也
齊姜成公婦此襄公
嫡母禮無所逆謂
禮以順為敬也順
德之行凡所行無不
順德也
姜氏即齊姜生曰
母死曰妣
以洽百禮洽合也百
禮謂牲玉幣帛之屬

左氏傳

卷十四

襄公

三

左傳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鄭師伐宋書

從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

葬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

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

亂而不損曰靈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

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

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

林注：萊，姜姓，故正義曰：以為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特以其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使從諸姜，婦後耳。諸姜，同姓之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妻。

是棄力與言力者，楚救鄭之力也。免寡人，唯二三子也。言免寡人，棄力皆言之過，唯爾二三大夫自處耳。

頌，悉進也。界，與也。備，備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備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鄆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我，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輪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補正曰：官命猶言公命。疏云：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修官，是其事也。今先君未葬，事皆因，故云官名未改。知武子荀營也。今不來矣。言如吾子所聞，今果不來矣。

吾子之功也。言服鄭之功，歸於吾子。

穆叔叔孫豹，通嗣君也。言襄公新即位。

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虎牢，今屬。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叛，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自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及服。鄭息，豈惟寡君賴之。能言荀營。穆叔聘于宋，通嗣

使叔孫豹通好於宋

林注楚始伐吳
公子嬰齊子重也
青樓晉地

雞澤衛地

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之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

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

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

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

則在雞澤之諸侯也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

誤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

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以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

林注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于是始為簡之師云々言以選練之卒克吳鳩茲邑補正曰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馮注費達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子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

卷十四

襄公

五

大觀

卒服之与杜异存参以侵矣馮注子重既克而婦此即別將林注子重止于衡山則婦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所獲不如所亡言孟克鳩茲至于衡山被獲良臣亡良邑孟獻子相句天子在謂天子在上也

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君當時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誓首誓首儀也誓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誓首寡君懼矣誓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誓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

不虞之不戒言不虞之事不可預戒備

以謀不協謂欲謀諸侯之不親睦者臨之謂臨于會也

解音蟹

於是如於是時

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此當是突負狐非是羊之以解怨故曰不為諂也正義曰祁奚為軍尉

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與士匄盟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業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此舉其偏不為黨諂媚

羊舌我佐之我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偏屬也屬已者謂之偏羊舌我己之佐故為偏言舉羊舌赤不為阿黨也三物成謂三事無諂也無私也無黨也夫唯善謂自有其善

侵欲於小國侵欲謂侵害以索所欲也

也偏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也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一說以君之弟不可戮故戮其僕戮殺狗也無失也謂無使逃亡不逃刑謂不苟免刑

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師衆云々馮注此對亂行說林注順承上命莫敢拒違欠明

君師不武云々言君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四敵之宜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之師衆違命亂行是不武也執事之臣畏死廢法是不敬也此二者之罪莫大於此及揚于謂戮其僕也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敢有不從刑以怒君心哉 死古作尸 跪先典反 公跪而出言感悟倉荒不及踴躍跪足而出親愛也言兄弟親愛之情也 大命軍旅之大命 食音嗣又如字 正義曰禮食者若公食大夫之禮以大夫爲賓也

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韓獻子患之晉韓厥患楚困陳也

今我易之言及易文王之道

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

日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襄

公母妣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無傳

定諡也赴同樹妣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

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

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

行禮焉謂不代喪
在大猶有答言或在
大國而猶有殃答

肆夏之三肆夏韶夏
納夏此三曲以侑食
謂之金奏不拜不
謝其禮也
三拜每歌一詩一起
拜謝
員音云

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
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
夏一名馮四曰納夏一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渠益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
雅之首文王大明絲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
四牡皇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行人通曰子以

辱屈待也

正義曰牧是刑長伯
是二伯皆諸侯之長
周禮太宗伯云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注侯
公有功德者如命為
牧伯

林注晉君嘉已之意
此所以一拜
林註謝晉君勞已之
意此所以再拜
詠
子須反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
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伯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
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以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有嘉賓四牡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晉君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
晉以叔孫來聘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
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
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

訪問於善為咨林注
此句乃總說許中字
之意言訪問善道乃
謂之咨
林注謝晉君教已之
意此所以三拜正
義曰教之咨人即得
一善故垂咨為五
飯謀度詢為之四事
分二章咨諷為二故
五善矣無觀不虞
觀棺初死當有之既
葬訖而反日中祭曰
虞即反哭也殯不
過廬即不殯於廬也

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
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
度問禮咨事為諷問政咨難為謀問患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五善謂諮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觀不
虞親身棺李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廬又不反哭匠慶謂李
文子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李孫
所議則為大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
外蒲圃場圃名李文匠慶請木為定妣李孫曰略

李孫不御言業已以
略人木命令我被略
不能止

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槨李孫不御御止也傳言
取為略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
經無異文謂子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

密適於仇讎謂近齊
楚也鄆無賦於司
馬謂不供晉賦也

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此使助
鄆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益相者為之言鄆今琅
邪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適於仇讎
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鄆無賦於司馬司

頭楚屬國

馬又掌諸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為罪闕不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鄆以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豹鄆楚人使頃聞陳而侵伐之故陳
世子巫如晉傳

無終子林云子爵也
嘉父其君名

鈕仕居反
后羿号曰有窮

淫放原野謂田獵也
寒泥寒國名泥仕角
反諛子弟泥為人
好諛人故云馮注
按正義云台君也伯
明君此寒國之時棄
不收采林注謂伯明
之君惡其好諛寒棄
之而不用非夷氏
后羿氏也信而使
之謂任用之施賄
于外謂外廷之臣
虞羿于田虞虞官也
言泥自為虞官而誘
之京普彭反

人圍頓開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

其使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

子魏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

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

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

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康亦微弱仲康率子相立羿遂射羿善恃其射也射不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羆危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內人淫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

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詐羿猶不悛悛改將

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反遺臣事羿

卷之四
十一
大觀代載

正義曰家衆羿之家
人反羿從泥據孟子
乃逢蒙也死子窮
門殺之也窮門有窮
之國門
泥因羿室云々補正
曰此承死于窮門而
言以結所引夏之文
爾
澆五弔反殄許器反
過古禾反
不德于民不施惠于
民也
爐才忍反 正義曰
燠燠既燒之餘曰燠
失入故也言羿奔賢
良泥亦不用也

者有鬲國名
今平原高縣
泥因羿室
就其
如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
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處澆
于過處豷于戈
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
以滅泥而立少康
少康夏
后相之
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
康子
有窮由
是遂亡失入故也
泥因羿室故不
敗有窮之號
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
也使百官各為箴辭
王
過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
田獵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

經啓經啓也
林法民有寢以安其
生有庸以犯其死獸
有茂草以棲其形
正義曰杜讀為重累
之重故為數也服虔
云重猶大也言武事
不可大任 夏家家
叶姑獸臣虞臣自稱
也
正義叙言云荐再也
孫炎云荐草生之再
也服虔云荐草也言
狄人逐水草而居徙
無常處馮云按此亦
有聚意 土可買
焉言其土可買而耕
種之 邊土不墾言

遠貌畫
經啓九道
啓開九
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分也
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
歸故德不亂
枉帝夷羿冒于原
獸也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言但
念獵
武不可重
也
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
家而不能恢大之
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
獸臣虞人告僕
夫不敢斥尊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及后
拜事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去聚
也易
猶輕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
聳懼狎
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

與戎和則刃邑寧證
 籍人成功言耕稼者
 得以成其歲功林云
 耕曰農飲曰穡振
 動言聳動以恐也
 而用德度言以德為
 政度下久田以時是
 也純恨發及駘徒
 來反番本又作番忘
 劬音皮正義曰汝
 南陳子遊為魯相普
 之子也國人諱之遂
 為皮音因而不改也
 馮注正義曰鬢麻髮
 合結謂泉麻與髮相
 半結之也迎戰亡
 之喪者以麻結髮以
 代凶服檀弓曰魯婦

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鑿于
 后羿而用德度以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
 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臧紇
 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巨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鬢
 魯於是乎始鬢鬢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鬢而已國人誦
 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
 魯人諱之

人之髮而弔也自敗
 於臺駘始也

表支韻音奇詩秦風
 錦衣狐裘叶梅幽風
 為公子裘叶粗朱
 或作株我君小子
 時襄公年方七歲故
 云

林注於是盟于戚吳
 初與諸侯盟也不吞
 盟為晉諱也吳晉之
 盟春秋終諱之見哀
 十三年
 林注成不吞悼公之
 成陳鄭也則吞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此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

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

會吳善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公其貪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

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無冬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故獨書魯成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

卷十四 襄公十四年 十一

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來襄公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部聞其見伐

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鄉士也我

於盟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穆叔觀鄆太子于晉初即位以成屬鄆觀見也前

故將鄆太子巫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言比

諸魯大夫也約與巫俱受命於魯故吳子使壽越

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子孫

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秋大雩早也雩夏祭

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

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早也雩而獲雨故

不昏旱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

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

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

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

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辛子

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聞其見伐謂前年冬
邾人舊人伐鄆也邾
命公在晉而命也
明之明遜命也王
叔陳生陳生其名也
士魴晉之卿
穆叔觀鄆太子于晉
言穆叔掩鄆太子使
之見于晉侯也
令尹子辛即公子壬
夫
不刑不得刑刑之道
也
擁其罪人謂使子辛
帥兵討陳也加禮
於陳聞後乃止是也

莊公十四年 十一 襄公十四年 十一 大觀氏藏

左傳 卷十四 襄公 十五年 大觀 欽

周工迴孔穎二反
已音紀 遲快其志
也其罪人 說文

夏曆云々今大禹謨
文 亦逸曆也上文
有逸詩故云亦 會
吳且命成陳也言晉
侯之是會也一為會
吳也一為命成陳也

范宣子晉士句

民朝夕急言數見討
危急 能無往乎言
能無往於楚乎
大夫入斂言晉大夫
入視文子之小斂
尤匹婢反 宰文子
之宰
三君謂宣成襄
積子賜及林注觀其
恭儉于私家可知其
忠於公室 正義
曰季孫行父以文六
年見經則為卿久矣
宣公之初襄仲執政
宣八年仲遂卒後始
文子得政故至今為
相三君也 杞桓公
卒子孝公句立

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 挺 正直也 扁 高明察也 講 謀也 言 謀

事不善 竟聚致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
賢人以此定之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用
及去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殺君子
以為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曆也允信也言九月
不可 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會
以盟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
告廣 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晉有忿魯不能救恐
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 子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改行 子 而疾討陳也 疾 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 言晉力不能及陳 冬 諸侯戍陳 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公及救陳而不及
棣鄭地陳留酸棗 李文字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
縣西南有棣城 階西 宰尤家器為葬備也 具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 君子是以
知李文字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左傳 卷十四 襄公 十五年 大觀 欽

華弱樂纒皆宋大夫

勝音外言難任武事也

奔孫華椒秋葬杞桓公無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之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

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也張弓以貫其頸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子罕善之如初見辱不追

得安所以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

賂也鄆有貢賦之略在魯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孤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也風沙衛之謀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補正傳氏曰子蕩已

出子罕不復追其射

門之怨若趙盾之于

賈季也馮氏云據此

則正義以亦逐子蕩

為子罕之言子蕩恐

即被逐故射子罕之

門宋不逐子蕩故子

罕善之如初者未確

季武子云正義曰

昭二年晉宣子來聘

傳曰告為政而來見

也大國正卿尚然故

知此見為始代為政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也晏弱齊大夫

正義宣十五年傳子
反乘埋而窺宋城是
埋為土山使高與城
等而政之也
馮注當此二人帥棠
邑兵來解圍也看下
奔棠不別言棠大夫
可見軍齊師謂引
軍臨于齊師

甲寅埋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埋土山也及杞
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萊大
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二人帥
別邑兵齊師大敗之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
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
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女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
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卜郊又非礼也言郊
魯國之常礼礼下卜
常礼
林注費季氏邑自城
費而季氏始強

鄭子軌反 鄭七報
反 鄭僖公弑簡公
嘉立
上其名於會上上字
作正作書皆非秋文
時掌反可見
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稱牲既卜日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秋季
孫宿如衛八月無傳為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
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統以瘧疾赴故不書
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陳侯逃
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知有卜筮知有卜筮之靈也
 啓而郊古者啓在雨水前爲孟春中氣至劉歆作三統曆初改雨中爲正月中啓爲二月節則此云啓蟄即孟春中也與春分相拒三十日矣
 媚媚愛也謂遺請城費謂遺曰可請於季氏築城於費祿去公室謂威福去公室也
 韓獻子韓厥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故啓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
 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爲費宰費季叔仲昭伯爲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
 所以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時報

正義穆子引之言非才不可安居常位
 讓讓賢也
 共與恭通敬也介大也訓助至下文窮矣
 參和言三者相和乃爲仁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
 名起無忌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
 景大也詩小雅章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恤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民爲德靖共其位正直爲正正曲爲直
 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疏云無忌已為公族大夫今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

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階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華郭玄云先賓升二華然後臣始升一等也林注寡君未知何所過失而致有此不遜為臣而君謂人臣而階君之札委於危及蛇以支及委蛇容貌

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衛孫

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

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也安徐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也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

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必折

從容也

橫而委蛇必折補正傳氏曰委蛇自得之兒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子罕鄭公子喜也不禮僖公不札於子罕也亦不札焉不札於子豐也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

救之晉會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

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魯

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

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僖公陳人患楚楚圍慶虎慶寅謂楚人曰

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楚人從

左傳 卷十四 六 荆 丘 荆

群臣云群臣不堪楚人之困陳之杜根宗廟

唯使大夫聽命言晉使諸侯大夫聽命

之為執會鄭之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杜榘宗廟懼有二圖背

屬陳侯逃歸鄭會所以不書故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

蔡獲蔡公子燹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在公子李孫宿

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特公在晉悼

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公至自晉傳晉人伐我

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

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

其多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

孫擊孫惡出奔衛孫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蔡而喜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而有正卿言國之大車自有執政之卿

朝聘之數疏云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且殺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故今魯公朝晉而聽焉子駟先之先作難也馮注看後十年盜殺子駟傳註照當作嬰許其反辟殺疏云加誣以罪而殺之楚人來討謂討侵蔡之罪

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二十 大 規 氏 載

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

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李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鄭伯獻

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

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復文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鄆田莒既滅鄆晉侵其西界故秋九月大雩

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

子駟子國子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大夫不昏謂不昏大夫名而昏人
討其侵蔡也林注果如子產之言
林注黃河水濁十年而一清

兆云語辭我竟作羅言主於爭竟作羅網之難謀之多族

多相違戾林注犧牲以為盟王帛以講會

親我無成言晉以同姓親我無成之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北詢謀

也職主也言既卜日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家

也事滋無成滋益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

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

年會雜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楚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欲楚



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栾黶將下軍士黶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杖倚也
謀夫謀士也
補正曰古人有以匪字作被字者一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教作匪交匪教是也郭玄云匪非也言如不行而坐圖遠近謀之也詳於道路不得遠近之實與杜註異

以鄭為鄙邑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有若有不善無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行邁謀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駢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師徒傲戒也師徒師放徒率也以討亂略言使討作亂侵略略取也蔡人不從恃楚不從晉命也

李巡曰啓小跪也啓處跪起坐處也

庇謂庇其身

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敵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

君之所欲也此乃鄰君心所願欲也誰敢違君言鄰國之人誰敢違君之願者

君之臭味也今以草木喻晉君之在晉君本臭味之同者歡以承命何時之有言樂於奉命運速唯命不拘於時此皆詩宣及時取其兄弟云晉魯同姓故取於

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

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

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李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運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

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

漢之役在僖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

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

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巳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巳亥以長曆推之十

詩兄弟城濮之役與楚戰獻功于衡雍晉文公獻楚捷於衡雍之地為去聲正義曰文五年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為知禮也

戲許宣友

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政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宋華元有大功故使元子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任之齊管夷吾魯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柄也徹去也 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使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 奮晉本揭九錄反 經古杏反 蠻音預 鄭云鹽如甄大口以盛水表火道謂使衆徒來於此而救 正義曰司里所使隨正野納皆臨時調役若今之

二月無已亥 楚子伐鄭 經誤 徹鄭地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樂喜子罕也 有火災素戒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 司里宰 火所未至 為備火之政 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 陳奮揭具 綆缶 奮箕籠 綆汲索 備水器 盆鹽 量輕重 討人力 蓄水潦積土 缶汲器 塗巡丈城繕守備 巡行也 丈度也 繕治也 行 道 火起則從其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 徒之所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 五縣 守之民使隨火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亦華元 所起往救之

天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納郊保之於國也 正義曰刑各必載于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貴之 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 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昏之于版号為器耳 周礼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蓋其事載之于各故使其官守 正義曰五州為鄉々

為右師討治也 庀具也 使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 向戌 庀刑器亦如之 樂過司寇 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郎 皇父充石之後 校正 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 鉏吾 大宰也 六官之典 令司宮巷伯徹 司宮 奄臣巷伯 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 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 鄉 正鄉大 祝宗 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夫享祀也 祝宗 宗人 墉 城也 用馬 祭于四城以讓火 盤 庚 殷王 宋之遠祖 城積陰之氣 故祀之 凡天災有 幣 無牲 用馬 祀 晉侯問於士弱 士弱 子莊子 曰吾聞 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 對曰 知天道將災 對曰

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為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與之祝宗云々正義曰此祭非鄉正所為文亦二師令下當亦二師令之不言令者省文也味竹又下遺二反柳星也南方宿之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古之火正古者有火正官專主火事以出內火內納通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關伯高辛氏之子今為宋星然則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枉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味為鶉火南方朱鳥是也朱鳥七星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鶉鳥亦無尾此其所以取象於鶉也心為大火東方蒼龍是也補正曰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伐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日猶言日者謂近日也必致火乎國亂無象言國亂則無一定之象何止火災哉林注在其君行道与否耳國無道則禍乱生無一定之象或多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姜薨於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元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難以其邦或無難
 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始往而筮之言始往
 東官時筮之正義
 曰七為少陽八為少
 陰九為老陽老變而
 少不變周易以變為
 占故言九六二易以
 不變為占則占七八
 之爻此筮遇良之八
 謂良之第二爻不變
 者是八也
 元赫之長也元始也
 於人為首故曰體之
 長亨嘉之會也亨
 通也嘉美也人之通
 會以禮為主禮為美
 德故曰嘉之會利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
 德乃過隨元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
 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
 德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亦猶宜也其卿讓於

義之和也利和也凡
 事之義成出於聖人
 者之謂義所謂詩昏
 者義之府是已蓋以
 義成莫不利焉貞
 事之幹也貞正也固
 也幹能事也蓋物正
 則堅固堅固則不變
 志非堅固不變則事
 不可成矣嘉德足
 以合禮言有嘉美之
 德則動與禮合利
 物足以和義利物和
 順於義故曰足以和
 義不認不可以無為
 有也與於亂與於
 僑如之亂也不靖
 國家謂欲廢成公去

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士競於教秦上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
 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紘上之使佐上軍欒紘讓起起佐上軍
 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季孟 狡戶交及又
如字又音效 作而
害身謂作禍亂而自
害其身 寢居東宮
豈隨也哉謂不當隨
之義也 唯苦田及
士雅秦大夫 商工
阜隸商通無有者工
百工也 阜隸為僕役
者 遷變易也 粟
焉以為政凡事皆咨
稟韓厥而後行 上
之 偃讓句居已之上
也 門于郭門上門
攻門也 行如字道
也 汜鄭地東汜汜
有東西也 令於諸侯
晉侯令之也 虎罕

弗能報也為十年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也 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卽從荀營士句門于鄭門鄭城
門也三國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
于北門二國從 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
從新軍行 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 令於諸侯曰
脩器備戰備 盛饌糧餼乾 歸老幼示將 居疾于虎
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 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
不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成與晉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鄭近邑 肆青圍鄭
林注故青軍之有過
者而後圍鄭
無成和事無成也
敵楚人言與鄭盟而
還師楚必伐鄭是敵
楚也
楚不能矣謂楚必不
勝其奔命
暴骨謂暴民之骨以
快其心 大勞未艾
謂民力大勞其痛未
息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猷子荀偃也
復厲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敵罷 吾
三分四軍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 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 猶愈於戰勝聚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 大勞未艾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 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鄭服故 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子騂 公子發子發 公子嘉
言同盟 子公孫輒子輒 公孫黃子黃 公孫舍之子舍 及其大夫門

正義曰周礼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如違盟之罰鄭違盟從楚故有此後若他日違盟亦如此後有以討之德音德殺之音也

塾丁念反塾監謂窘急也底音旨

有札与疆謂有札河以庇民者与疆有力可以庇民者改其各荀偃以公子驂之言順欲改載辱

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安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驂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

昭大神要言焉昭明告大神要言也

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知武子知瑩 獻子荀偃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民將棄我謂晉國之民亦將叛也 休和謂休兵和也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何恃於鄭言不恃霸業於一邦也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業於一邦也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晉人不載書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

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

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

襄公 廿八 大觀氏載

正義曰直言一星如是歲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而一周故知是歲星也國君十五而生子言國君十五歲以後可以娶

攻鄭三受敵欲以若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暇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

而生子也補正魏氏曰祧取廟外之城為義祧即廟也

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祧為今寡君狂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之曾祖從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螭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

告神無忠誠之信故神不鑒臨言之瑞

也神弗臨也言也神無忠誠之信故神不鑒臨言之瑞

也言而有信如瑞節
之可以合符也林
注不以要盟為深
公子罷戎楚公子
補正傳氏曰輸者以
車輦運其物四出以
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貨猶貸也自公以
下不官之府庫下
至卿大夫
所以幣更謂折溝皆
以幣易牲賓以特
牲謂特羊存礼耳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楚莊夫入平共王王未能定鄭而
名罷戎楚大夫歸晉侯歸謀所以惠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
聚以貸輸盡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積散在亦無困人不匱公無禁利與民亦無貪民
禮讓禮讓亦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因
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
服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
春秋左氏傳卷十四

